

Marc DESGRANDCHAMPS

AKI GALLERY
也趣藝廊

Marc DESGRANDCHAMPS Untitled (局部)
200 x 150 cm x 2 油彩、畫布 2012
photo: Tristan Da Cunha
courtesy Galerie EIGEN + ART Leipzig/Berlin

NT/380 US/20 RMB/95 HK/100 JPY/1900 SGD/27 KOW/16700 GBP/10 EURO/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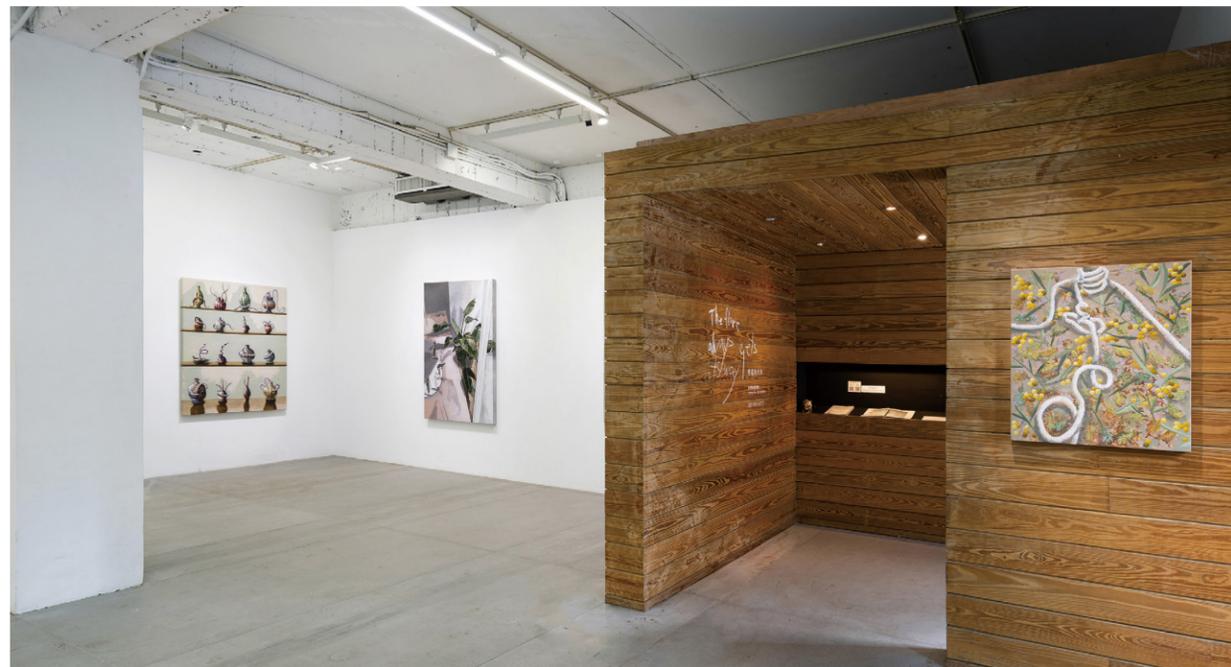


許尹齡
Yinling Hsu

The flare
always gets
its way

得逞的火光

文 / 許尹齡 圖片 / 就在藝術



許尹齡個展【得逞的火光】展場，就在藝術。

「我想把我正在畫的這張畫，形容給你聽」。世界的傳播在改變，我們每天過日子，就是為了分享綿延不絕的時間，也因為這樣，我們開始依賴用記憶達成自己的存在感。

開始想做關於記憶與存在感的主題，是從外婆患有阿茲海默症開始，思緒與記憶的混亂讓外婆多半時間都是沈默寡言的。一天下午她坐在椅子上，我在旁邊隨性的畫著畫邊陪她，想起小時候最一開始畫畫的自己，外婆也是像這樣在旁邊默默看著我畫。當時畫畫不是因什麼成就或興趣，而是畫一份存在感。外婆會準備一疊便條紙，不管把我帶去哪裡，就會放著讓我畫，如果那段時間我畫房子，我就會每天都一直不停地畫好幾個完全一模一樣的房子，就是為了能讓外婆在旁邊看著我，好達成自己的存在感。但是長大後的我，直到外婆離開了，都不知道該怎麼將這份記憶回饋給她。雖然外婆做了很多關於阿茲海默症的預防跟治療，怕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怕失去對周遭環境的認知，但其實身為家人的我們，下意識在逃避的恐懼是：哪一天我們會從外婆的記憶裡消失，然後永遠失去一種無可取代的存在感。

我才意識到，原來人類終其一生在追求的存在感都是從記憶而來，不論是個人的情感記憶還是大環境的歷史記憶，它們都會因為存在感的需求產生不同程度的變異，而這種變異是有目的性的，就是為了不讓自己消失在某個人或某個群體之中。

這讓我想挑戰用繪畫形式將每個渴求存在感的片刻記錄下來，並藉由視覺去轉化甚至加強它的目的，這其中有屬於人類證明自己的方式，也有向動物與植物學習證明自己存在的方式。在這繪畫過程，它也許是美化了痛苦的記憶讓我們學會原諒自己；或是削減了美好記憶裡的過激與興奮，以防面對突如其來的破滅。這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時刻提醒自己保持正常，保持存在在這世界上最正當的樣子，因為它將是一段屬於當下的集體記憶，誰都不曾想到，“回到正常”成了現在全人類的共同信仰。



許尹齡 Yinling Hsu 死亡暫時缺貨 Death Is Temporarily Out Of Stock
110cm x 160cm 油彩、畫布 oil on linen 2020

許尹齡 - 畫出不著聲色痕跡底下的暗湧波濤

文 / 鄭乃銘

許尹齡(b.1987-)的畫裡，總藏著一股有秩序的擾動。

她透過類似像斷片的畫面，不分青紅皂白、不問你願與不願；就丟給你，丟給你的眼、也丟給你的心去閱讀。畫面；一片靜謐，狀似雲淡風輕、波瀾不興。問題是，細細去追究；眼前的畫面，既非是前因，壓根也不是所謂的結果，倒像一道截圖，一道邀你踏進探究的截圖。

許尹齡丟到你面前，其實是她渴望帶給你的，一種好像已經成為結果，卻是一種還正緩速擾動的不安分。

這所謂的不安分，並非是惡與善的心理選項，而是生命不甘於白白被擺弄、安置的擾流。

許尹齡的外婆，在生命的末段受困於阿茲海默症。

沒有人真確知道阿茲海默症到底是因為怎樣而產生？也沒有人提出阿茲海默症能因什麼樣的藥物可終結它？但如果從人的存在感是來自於記憶這個說法來講，也就是有記憶才能證明存在性的話，那阿茲海默症半退化或全然退化的記

憶，是否也就意味著存在的本質受到置疑了呢？是否也就意味著這是一種可以被預約的死亡了呢？

許尹齡這次於「就在藝術」【得逞的火光】個展中，很顯然的；展出的作品有多數是觸探到這個嚴肅的議題。但，許尹齡卻讓自己在面對畫布的時候，以一種絲毫不被窺視得出的波折情緒來作為表述，她的筆觸與畫面的構圖，不是那種耽於寧靜的靜，而是更貼近於像是在平靜水面底下的深渦；一趨近，即能感受到擾流的力道。

她在2020年有一幅名為〈死亡暫時缺貨〉的作品，讓人印象極度深刻。

那是室內的一個角落，午間的末梢，緊閉的窗簾把陽光的傲氣；稍稍地給挫擊了些熱氣的力道，但光影間的浮動；還是一樣的流淌。室內最吸引視線注意的，應該是那彷彿標本般的乾燥花。許尹齡採取了兩種不同的生命留置方式來處理它們，一個是緊緊擁抱生命末端的模樣、一個則是被安置到可端正或彎曲的軟膠線管子內。

她告訴我，有一次到花市竟發現很多花攤的乾燥花相當受歡迎，空氣有著一股既詭異又矛盾死/生混種的情態。然後她發現，有些乾燥花的品種還真不是可輕易就買得到，就像死亡的本身，也許有時候是一種非自願性的選項。她說「所以，我提出一個假設，如果死亡可以販售，我們就會謹慎對待每一個生命，因為那是每個人自己選擇付出的價值，即便我希望它現在是暫時缺貨的」。

整件作品，被許尹齡擅於規整的結構給一一歸位，光線是撩撥記憶的隱形推手，截然不同處境的兩類乾燥花是對記憶被拿來證明存在感說法的最後一瞥。只是，兩類乾燥花似乎也象徵著兩種被對待的記憶或者證明存在的價值。一個是全然是自生/自滅、一個則是能因為軟膠管可以捏塑挺身而被賦予可捏製存在/記憶。畫面在光影的動與乾燥花的不動間，時空呈現一股莫名的膠著，情緒在此際被轉換成為了情感，厚度從淺至深慢慢深鑿的痕跡；隱約可見。

一個午間的室內，空間正上演著一段默劇！話，何需再言。畢竟，畫；儼然講足了。

許尹齡很擅長處理這種畫面上不著聲色，卻又隱隱有著暗湧的情緒。

這其實就好像她要探觸的議題-記憶與存在感。

表面上，存在是很現世的，也就是說；存在是絕對以外在性來作為依歸。那，記憶呢？它很顯然是很絕對的內性，跟自己有關；也跟熟識自己的人有關。



許尹齡 Yinling Hsu
我想把正在畫的這張畫，形容給你聽
I'll Describe to You the Painting I'm Painting
84cm x 160cm 油彩、畫布 oil on linen 2021



許尹齡 Yinling Hsu 一些活著的 Something Alive
135cm x 176cm 油彩、畫布 oil on linen 2018-2021

許尹齡告訴我，小時候，她畫畫；外婆總會習慣在旁邊看著。那個時候的自己，其實也不清楚自己的興趣在畫畫。只是，讓外婆能在旁邊看著、陪著，感覺自己是有一份存在感。長大後，也很少再有小時候這樣與外婆相處的情形。外婆有了阿茲海默症，當她在外婆旁畫畫。她畫很多一模一樣的房子，反覆不斷地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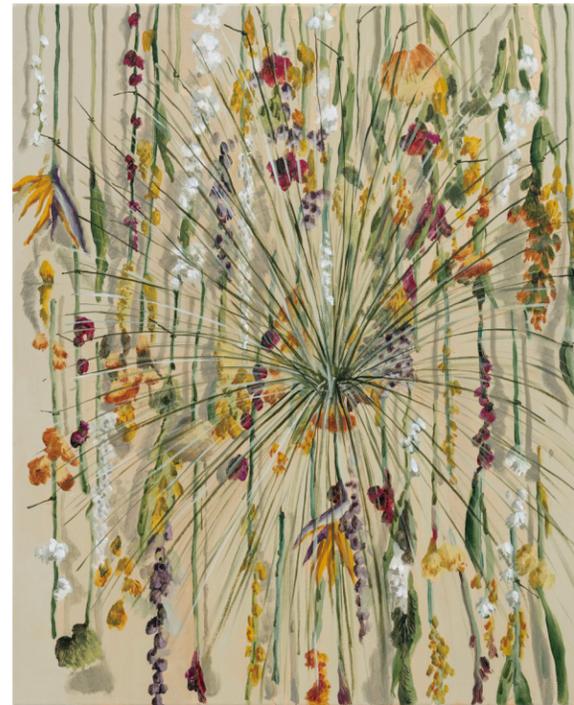
私心裡，她想的是，外婆或許可因為看著著一模一樣的房子，對記憶能夠慢慢拾掇回來、可累積起來。但這就好像是一種內心暗黑無止盡的恐懼在慢慢吞蝕自己一樣，畫同樣的房子，只是想讓外婆對記憶是能夠持續在定點上，加深外婆對記憶的堅持。

她說「我們其實也聽從醫生的建議，加強/預防外婆對記憶的流失。那個時候我們會害怕有一天從外婆的記憶消失，然後永遠失去一種無可取代的存在感」。

因此，許尹齡在整個作品的主軸協調度上，完全都走在一個相當完整的統調上。

她不是直接在主題上觸碰死亡議題，她的作品甚至不是形式被類歸的哀傷感。

我覺得，她的作品有一份很怕被全然洞穿的保護色。



許尹齡 Yinling Hsu 植物私生活 The Private Life of Plants
72cm x 60cm 油彩、畫布 oil on linen 2021



許尹齡 Yinling Hsu 壓力插的花 Arranged Flowers by Pressure
150cm x 120cm 油彩、畫布 oil on linen 2020-2021

她通過畫面上日常的畫題來抵制決堤的悲傷，在一種很類似反覆又反覆的回光巡視筆意當中，她一方面深深思念，卻也不慌不忙的讓自己的外表出落得清清爽爽、不沾煙火。

你可以注意到她對筆觸的斟酌，那都不是一種建立在疾速就完結或拋開的作畫技巧上。她總是很輕但又不斷仔仔細細去把畫面上不張狂的顏色；慢慢畫出了體溫，即便是冷冷的體溫，許尹齡還是沒有隨便收手。

我所謂的體溫，可以在〈一些活著的〉作品中，畫面左方的油厚室內植物葉片上找到。可以在〈我想把我正在畫的這張畫，形容給你聽〉中，那燈飾下擺的流蘇中窺視得到。可以在〈壓力插的花〉裡，章魚斷足觸鬚看得到。〈金釘子〉畫面中，那已經難以判讀到底是堆糞蟲的糞球或者是被綠色植覆蓋的不明所以固件。

許尹齡在這些毫不特異的生活日常物件裡，緩緩畫著生活、也慢慢堆砌著記憶，從某一個方面來講，這些就好像是她與外婆的相處，讓外婆看著這些日常；不斷又不斷地看著…望著，希望外婆對這些的記憶能走得遠一點、留的久一點。因為，記憶在；存在…也就在。

藝術家面對日常的常態，能夠畫出景狀，基本上是毫無可被檢驗的地方。但是，能夠畫進日常常態裡的深態，而且是滿滿的感情豐盈，則可以看到藝術家心理那柔軟的一塊，那是最怕被理解、洞穿、碰觸的所在，但也是最讓閱讀者心疼的所在。

許尹齡將外婆在生命末段的生活認知障礙，通過一種極為精神化的細緻筆意描繪出來。阿茲海默症表面上的耽靜、內在記憶逐漸流失與不甘被流失的糾結、擾動，許尹齡讓畫面處在一種靜寂而非死寂的交鋒底下，讓遠去的生命不因為離開；而就不再失了存在。